

红色周口 薪火相传

——周口日报《红色记忆》红色故事精粹(三)

□记者 王锦春 李伟 吕冰汝 姬慧洋 张志新

为烈士找家迁葬

2015 年秋季的一天，赵海静的老家突然来了几位商水县的客人，领头的是一位驻村第一书记。他们是为赵海静烈士而来。

2015 年秋天，周口市盐业局驻许村第一书记康国富在一次与党员群众的座谈会中，听赵海静烈士的事迹，深受感动。会后，康国富当即与人到赵海静烈士墓瞻仰。

康国富查阅相关资料，到党史部门了解情况，并赶往百余公里外的确山县赵庄村，找到了赵海静的家人。

赵海静牺牲 68 年后，赵家人第一次得知她牺牲及埋葬的准确信息。

原来，赵海静的烈士证书记载她“在河南鄢陵县搞急性土改时牺牲”。

其实，赵海静烈士的英名，商水人民一直没有忘记。商水县志、商水党史资料上，准确地记载了赵海静烈士牺牲的时间、地方、英勇事迹。

女共产党人赵海静壮烈牺牲的一幕，深深地镌刻在百姓心间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商水邓城一带的老百姓，把赵海静看作同刘胡兰、江姐、赵一曼一样的英雄。

每逢清明时节，当地群众和师生都会来到赵海静坟前祭拜，缅怀英烈事迹，追思英烈忠魂。

2016 年 9 月 19 日，在周口市、商水县两级组织、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，赵海静烈士的遗骸从邓城许村周庄迁葬到商水县烈士陵园，享受国家公祭礼遇。

赵海静烈士的遗骸迁葬仪式在商水县烈士陵园隆重举行。从确山赶来的赵海静家人泣不成声，面对冰冷的墓碑，赵海英哭着说：“大姐啊，找了大半辈子，可算找到你啦，没想到咱姊妹在这儿见面了，咱回家吧！”

王桂芝、赵海静也和千万普通女人一样，疼爱自己的儿女，渴望有个温馨的家庭、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为了免除更多人的苦难，为了民族的解放，她们以极大的意志力量，战胜个人的情感痛苦，“狠心”地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却把母亲的大爱给了更多的人，换来了更多的孩子能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，这份母爱超越时空，普济天下，值得我们永远景仰，永远收藏。

攒钱买爸

周口最早农村党支部诞生的地方，就在西华县奉母镇岗张村。这个创立于 1927 年底的这个农村党支部，在周口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标志着周口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政治舞台。它的创办者就是 1927 年入党的张仁甫。

岗张村党支部创建后，张仁甫又在西华、临颍、郾城三县交界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，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，并建立了几个党支部，农民运动在豫东大地形成燎原之势。

没有党 就像没有娘的孩子

1931 年，由于叛徒出卖，张仁甫被捕，丧心病狂的敌人对他实施酷刑。抽皮鞭、坐老虎凳，他咬紧牙关硬抗。看到他的“硬骨头”，敌人升级逼供手段：用皮鞭不停抽打张仁甫，让他跪在砖

上，脖颈处压根铁棍，两只手臂伸直捆绑在铁棍上，腿弯放根木杠，两名打手分别站在木杠的两端，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两名打手就同时上压下踩，张仁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张仁甫被捕入狱的消息传来，当时正在晒场上干农活的老母亲一句话没说，身子一软瘫在了地上。

敌人未能准确掌握张仁甫党支部书记的身份，只认定他为共产党员，他未被当场枪决，侥幸捡回一条命。但他还是差点没走出监狱，病病要了他半条命。

5 年的时光就在期盼和等待中慢慢度过。终于盼到了张仁甫出狱，看到眼前那个被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儿子，老母亲哭得泣不成声。

原本以为跟党失去联系、身体又不好的张仁甫会回归家庭做个庄稼人，但是“不安分”的张仁甫却心怀希望追逐曙光，踏上了多年寻党之路。“没有找到党的组织，父亲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。”张仁甫的孩子张铁桥说。

出狱后，张仁甫跟党组织断了联系，找不到原有的党组织，他就边革命边寻找。

“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，入党也好，干革命也好，都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，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，父亲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。他就是一个信念，共产党是真心帮助穷人过上好日子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找到党，跟党走，准没错。”张铁桥说。

在张铁桥的记忆里，幼年是在东躲西藏中度过的。张仁甫常年都在从事革命工作，国民党反动派将张仁甫列为“头号敌人”，叫嚣着“挖地三尺也要抓到张仁甫”。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，他的家人也长期东躲西藏躲避敌人。

“那时候，口粮有限，为了保命，俺一家几口分开投奔亲戚，俺娘带着我躲到离家 30 多里路外的舅姥娘家，俺大姐去吴店的亲戚家住，大哥去七里仓，二哥去临颍县。”回忆起往事，张铁桥声音有些哽咽。三四岁的小孩儿就要步行 30 多里地，他经常哭着走着，实在累得慌母亲就把他抱在怀里歇一会。

我咋没有爸

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草窝，投奔亲戚的经历张铁桥永远也无法忘怀。“二哥白天躲在磨道里，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红薯窖里。我跟着俺妈躲到舅姥娘家，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查，俺舅姥娘家给我取了个名叫‘南金霸’。”张铁桥一边回忆一边抹着眼泪，“村里的小伙伴都有爸爸妈妈，我的生活里只有妈妈。我还问过俺妈，‘妈，人家都有爸，我咋没有？咱也攒钱买个爸吧。’俺妈啥也没说，就搂着我眼睛望着远方呆坐着。”

没有陪伴儿子女儿长大的张仁甫，为了让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他一直行进在路上。这一生他经历了白色恐怖、扛过了抗日战争，也在解放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2000 年，多年病痛缠身的张仁甫在许昌逝世，享年 91 岁。

在张铁桥的印象里，父亲很少他讲述过往的战争岁月。“他并不愿意提及那段牺牲了无数战友的岁月。”张铁桥这样理解，“我父亲常说，这一生，跟着党，不抛弃不放弃，没拐弯、没停顿，能

活着，就是赚了。”

常言说，父爱如山。常年在奔波，张仁甫缺少对子女的父爱，不过，他给后代另一种爱。张仁甫给儿子取名叫铁桥：桥梁像钢铁一样坚固，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行走。给孙女取的名字叫张焰，寓意革命火焰红艳艳。

信仰就是选择。有选择就有放弃。革命者选择了追随革命的信仰，就意味着选择了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。也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诸多利益，比如，亲情、幸福、自由，甚至生命。就像入党誓词里说的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”。无数像张仁甫这样的共产党人，拥有忠贞的信仰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尽管一生有多次选择，每逢这时，他都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。“这一生，跟着党，不抛弃不放弃，没拐弯、没停顿，能活着，就是赚了”。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，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。张仁甫是一面理想信念的镜子。

父亲的模样

革命烈士刘晓初是这样的一个人——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，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，只是在认定共产党后，一心跟随党、依靠党。

1924 年，刘晓初出生于鹿邑宁平城（现为郸城县宁平镇）三刘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抗日救亡热潮席卷全国。刘晓初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，少年就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

1938 年 12 月，刘晓初加入共产党，当时他还不满 15 周岁，成为当地早期秘密党员之一。

1946 年 10 月，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重返鹿邑县开展工作，经过认真考察后，刘晓初被任命为情报联络员，他的家作为情报联络站。刘晓初以教师身份为掩护，开展情报联络工作，还动员父亲、妻子和年幼的弟弟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重要情报。三刘庄情报站成为当时豫东纵队的情报活动中心。

在战争年代，投身革命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对于刘晓初来说，这一天只是来得太早。1947 年底，共产党领导的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后，当地反动地主武装乘机反扑。

1948 年 1 月 10 日，一名叛徒供出了刘晓初是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消息。

临终托付三件事

刘晓初被捕后，国民党联防头子软硬兼施，妄图从刘晓初口中套出共产党的秘密。刘晓初横眉冷对，拒绝交代任何信息。敌人恼羞成怒，先挑断刘晓初双脚脚筋，又剥去他的十个手指，把他打得皮开肉绽。

与刘晓初一同被抓的，还有他已怀孕的妻子。敌人让刘妻劝降自己的丈夫。

利用与妻子难得的说话之际，刘晓初向妻子嘱托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要妻子想方设法找到联络站的我党同志，让他们尽快撤离。第二件事，要妻子向党报告他现在的情况，设法前来营救，让党放心决不会出卖组织。第三件事，要怀有身孕的妻子好好保重。他若不测，将来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。

向妻子嘱托好三件事以后，刘晓初

心已坦然。

当时刘晓初在牺牲之前，已经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，寸步难行，在押赴刑场时，他的一只手拄着一根向日葵秆往前一点点地挪动，其疼痛令人难以想象。

殊不知，就在这时，我党知道刘晓初被捕后，也在千方百计进行营救。1948 年 1 月 11 日一大早，我党委托的一位人士快马前来解救刘晓初。不幸的是，刘晓初在黎明时分已经被杀，为时尚已晚。

不敢看《红灯记》

刘晓初牺牲时，其妻已怀孕，并于半年后生下了儿子刘仰生。

今年 73 岁且身体硬朗的刘仰生，回想起从小没有父亲的日子以及与母亲颠沛流离、四处躲避敌人的不幸经历时，顿时悲从中来，泣不成声。

刘仰生从小有个乳名叫“玉真”，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。刘仰生说：“父亲牺牲后，他一出生就不敢对外人说，有人问起也说是个女孩，唯怕敌人将其迫害。小时候我和母亲从来不敢待在自己家中，而是常常在亲戚家四处躲藏，日子过得担惊受怕。”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党的关照下，刘仰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踏实能干，在当地乡镇一家粮店谋得一份工作，如今已经退休。

刘仰生回忆起自己的大半生，至今有两件事无法释怀：

一是，从一出生就没有父亲，他始终觉得自己缺少什么，不敢与别人比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感到十分自卑，也养成了寡言少语的性格。

二是一辈子不知道父亲的模样。刘仰生长大后，每逢看到电影电视里播放的刘胡兰、吉鸿昌等革命烈士壮烈牺牲时的场景时，总会联想起父亲悲惨牺牲时的场景，为此一个人偷偷流过无数次眼泪。年轻时每次看到《红灯记》中的共产党员李玉和，就在脑海里想像着父亲的模样。李玉和与父亲一样，都是为党做情报工作，都是为革命献出了生命。后来，我们一家就不敢看《红灯记》这样的节目，看一次，哭一次，心里太难受了。

多年来，他不愿在外面提及父亲，也说不出父亲的模样。直到记者采访时，他才同意让人给父亲画张像，了却多年的桩心事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对革命英烈的宣传，更多地突出他们的大义凛然，英勇不屈的一面，而对他们的情感世界关注较少。他们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、不食人间烟火者。然而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、情感极其丰富的人。他们也和芸芸众生一生，有喜怒哀乐。所不同的是，他们还要额外承担选择信仰后的责任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他们义无反顾、前仆后继壮烈牺牲时，他们那份情感更显得那么动人心魄。

刘晓初临死前，安排爱妻三件事，既有对革命事业的关心，也有“决不叛党”的决心，还有对未出生的孩子的爱心。这份未曾谋面的父爱，这份最后的父爱，这份特别的父爱，也只有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。③5

（未完待续）